

清明一卷之

■吴奋勇

天清,地明,雨净。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”——是清明节了。这日,泉州的食俗之一是吃“润饼菜”。而我的家乡安溪,乡亲们更偏爱唤它“拭饼告”。

一个“拭”字,藏尽巧思。五指轻捏一团温润的面团,在滚烫的平底锅上轻轻一抹、一拭,便悄然成了圆形的饼,薄如蝉翼。“饼”是本味,是面粉遇水,经火候与双手的点化。至于“告”,在方言里,音与“卷”相近,有人说是那一裹一合一收,将整个春天握在掌心;而我最喜欢另一种说法,卷成的形状如筒,像一封待启封的信笺,是春日里,寄给唇齿的家书。

往年,或是回老宅,或是去弟弟家团聚尝鲜,今年打算在家自己做,请他们来。清明前,我特意回了趟老家,上山挖春笋,又在母亲的菜园里摘下豌豆、韭菜与高丽菜。

清明节,赶早去菜市场买肉和菜,又买一叠现成的饼皮。带着这份“五彩缤纷”走在路上,心情愉悦。

回家后,先从笋下手。剥去褐色的外壳,露出雪白脆嫩的笋肉,切块入热水焯烫,过凉,再切成细条。前腿肉选肥瘦相间的,切成细丝,与笋一同炒熟;胡萝卜擦成细条,下锅翻炒后色泽愈发明艳;官桥豆干切成薄片,煎至两面微黄;翠翠绿绿的韭菜,入水一焯即可;一盆“安之若素真滋味”的炒米粉,金黄灿灿,根根松散,零星的高丽菜丝白里透亮。

最费心思的是海蛎煎——这是“山海合作”的主打。而最不能少的,是家乡人称作“海缙”的海苔,小火焙酥后拌上白糖,咸甜交织的底味能温柔裹住所有鲜香,堪称拭饼告的灵魂。

备齐所有食材,一家人围坐桌前,便是最热闹的时刻。一盘盘,一碟碟,齐齐整整摆开,旁边煨着一锅淮山排骨汤,孩子们早已围在桌边,睁大眼睛盼着。

取一张薄饼平铺,先撒一层海苔糖碎——这是茶乡人不变的规矩,再随心去夹,堆成小小的春山。先折下缘包住馅料,再将两侧向中间收拢,稳稳向前卷紧,一卷饱满的拭饼告便成了。

咬下第一口,饼皮的柔韧在齿间化开,海苔糖的咸甜率先唤醒味蕾,紧接着是笋丝的脆、肉丝的香、豆干的韧、豌豆的鲜,层层滋味在口中散开。肉汁偶尔从嘴角溢出,虽是狼狈,却是最踏实的幸福。母亲在一旁笑着叮嘱慢些吃,手里却不停歇,一卷接一卷递到我们手中。

恍惚间想起儿时,祖母还在世的日子,清明的拭饼告一年只做一次。祖母守着锅灶烙饼皮,母亲在灶前备馅料,我和弟弟笨拙地包卷,即便歪歪扭扭,也吃得格外香甜。父亲说,自己包的,最是好吃。

时光悠悠流转,祖母已离去,母亲也到了当年祖母的年纪,可拭饼告的味道,却从祖母的灶台传到母亲的手中,又传到我的灶台,岁岁年年,从未变淡。

茶乡人吃拭饼告,讲究有头有尾,从头吃到尾,寓意圆满顺遂。大人总叮嘱孩子包紧些,别散了。其实散了可以重卷,破了便换张新皮。这份小心翼翼,本就是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——把春日的美好、家人的温情紧紧包裹,细细品尝,慢慢珍藏。

窗外春雨淅沥,山上的铁观音抽出新芽。屋内,一卷拭饼告,裹着春鲜,从我的手中递到孩子手中。儿子咬下一口,眼里瞬间亮起欢喜的光,像极了我儿时的模样。那光芒,恰似清明雨后穿透云层的第一缕阳光。



(视觉中国)

为父亲扫墓

■涂添丁

小时候哪里知道什么是墓地呢,扫墓更不懂。后来知道了,心里却一阵后怕,尤其看到有人过世后,被送到火葬场,平常能见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内心便产生一种恐惧和无助。

成年后,每年清明节,父亲都要带我去一个叫“对面山”的地方,山不高,就在村旁,一面临路,爷爷奶奶的坟就在这里,父亲带着我们到这里为爷爷奶奶扫墓并祭祖。

依父亲的理解,祭祖其实是非常讲究的。首先要带好清明“鼠曲龟”,通常还得配上一碗“润饼菜”、若干点心、茶酒等东西。有一次,我跟着父亲走在山坡上,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,山路变滑,我总怕滑倒,走得慢,很快就和父亲拉开一段距离。等我爬到墓前,父亲早把祭祖的东西一字排开,他先自己给“土地爷”敬茶敬酒,然后指导我给祖宗敬东西敬茶敬酒,跟我说,先摆东西后倒酒,再倒茶。我依父亲的样子作揖祭祖,整理坟墓。当我以为一切结束时,父亲命我双脚跪拜,叩拜四下,耳边传来父亲苍老的嗓音:“往后,清明节都得回家扫墓,不扫墓,就等于忘祖,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根。”

一晃好多年过去了。那段时间,父亲最终被病魔击得粉碎,从一名健康人沦为一名病人,有一天情势更是急转直下,眼看父亲的生

命要走向终点,我们束手无策,急忙喊来急救车,试图运用现代医学和医疗设施将父亲的生命拉回来,奈何那个掠夺父亲生命的力量太大了,谁也无法阻止,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生命在眼前流逝。父亲的生命终究被风吹走了,任谁都抓不住。

父亲刚走的那段时间,我还会常常梦到他,在梦境里,我常常不会直接对话,也鲜有听到他在说话,倒是他劳作的一些场面一直出现在我眼前,或者浮现和我在一起的生活场景。因为梦中我听不到父亲说的话,或者他根本没说,我只能静静地看着他,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只能看见印象中的他。而现在,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,梦到他的次数也变得稀少,我真担心,这样下去,我和父亲的联系不单变得稀少,甚至会断了联系。

此后,每年清明节,我们一如既往来“对面山”,只是同行的人少了父亲。我们依标志,很容易就找到父亲的坟茔,我们群策群力先是割掉坟上的野草,砍伐挡在坟前的树枝,用新土将坟重新堆好,认真的程度不亚于修理一座房屋,然后摆好水果、茶酒、点心。我们都将这里当成了父亲的另一个家,是联系父亲的一个地方,只是我们永远见不到他,他老人家离家出走了。

不承想,扫墓成了联系父亲的唯一方式,墓成了他所说的“根”。

记忆里
清明是湿的

■王杰贤

记忆里,家乡的清明,是湿的。

年少时的清明,山间总笼着一层薄薄的雾,细雨绵绵,落上一整天。我跟在长辈身后,走在蜿蜒的山路。山路潮湿,泥土松软,几个孩子提着竹篮,里面装着春卷、鲜果与清茶。

雾气萦绕在山谷,远山若隐若现。即便车子行在新修的柏油路上,也只能缓缓前行。细雨落在肩头,微凉,却不冷。山间的风,裹着淡淡的茶香、清新的草木香,还有泥土湿润的气息。我一直以为,这便是清明独有的味道,也总觉得,清明,本该与雨相伴,缺一不可。

一行人走到墓前,大人们开始忙碌。摆上供品,斟茶。我们静静站在一旁,一言不发。偶尔听见年长的长辈低声絮语,像是在诉说思念,又像是在和故人唠着家常。告诉他们,孩子们都已长大,各自安好;告诉他们,生活琐碎,人间寻常。

细雨依旧,落在肩头,落在墓碑,落在丛生的青草间。那时年纪尚小,不懂何为离别,只觉得周遭一片安静。后来离家求学,岁岁清明,常常不能归。可每当这个时节来临,闭上眼,便能听见雨声,便能闻到那一抹潮湿的、属于故乡的气息。

我以为,没有雨,便没有清明。

直到去年清明,我重回故土。那日,晴空万里,阳光正好,反倒让我一时恍惚。天太亮了,亮得让人觉得,少了一些什么。

上山的路干爽明亮,没有薄雾,没有细雨,天地开阔,阳光刺眼,树影寥寥,连石阶都被晒得发烫。我们在墓前伫立良久,沉默无言。

回望来时的路,陌生得不像从前。从前的路,湿漉漉的,石阶长满青苔,路边花草缀满水珠,满目氤氲。而这一日,山路清朗,光影分明。原来,同一条路,晴雨之间,竟是两种模样。

“天够热的。”父亲轻声说,“今年的春天,像夏天。”我点点头,默然不语。

下山的路,我们走得很慢。阳光穿过枝叶,碎成一地金光,落在石阶上。这样的光景,是我从前从未见过的清明。

行至凉亭,我们停下歇息。身旁,也有一家人前来扫墓。一个小女孩仰着头,一脸疑惑:“爸爸,古诗说‘清明时节雨纷纷’,可是今天,太阳好大呀。”

男人俯下身,温柔地回答:“日子到了,下雨是清明,不下雨也是清明。有雨也好,无雨也罢,只要我们记得故人,只要我们来了,就够了。”

我坐在一旁,看着这一幕,心头一酸,忽然读懂了许多。

原来我一直执念,雨是清明的魂,雾是思念的壳。总以为,没有烟雨,便没有仪式感,便没有安放思念的地方。却不知,清明,从来无关晴雨。我们奔赴这一场山路,不是因为天气相宜,不是因为仪式隆重,只是因为,心里住着念想,心里装着故人。

从前,我偏爱雨天的清明。以为雨水,能藏住所有思念,让心事慢慢落,慢慢说。而今才明白,晴天的清明,亦是甚好。阳光坦荡,万物明晰,照见来路,也照见自己。

往后,春末的烟雨,依旧会来。不再来的,是从前的执念与懵懂。心有念想,便是清明。

